

第三卷

靈光夜遊彙

處士成令言，不求聞達，索愛會山水。天歷間，卜居鑑湖之濱，誦「千岩競秀、萬壑爭流」之句，終日遊賞不絕。常乘一葉小舟，不施篙櫂，風帆浪息，聽其所之。或觀魚水涯，或盟鷗沙際，或洲呬鷺，或柳岸聞鶯。沿江三十里，飛者、走者、浮者、躍者，皆熟其狀貌，與之相忘，自去自來，不復疑懼。而樵翁漁叟、耕童牧豎遇之，不問老幼，俱得其歡心焉。

初秋之夕，泊舟千秋觀下。金風乍起，白露未零。星斗交輝，水天一色。時聞蓮歌菱唱，恍惚在淵渚之間。令言獨臥舟中，仰天漢如白練，萬丈橫互於南北。纖雲掃跡，一塵不起。乃叩船舷歌宋之問《明河》之篇，飄飄然，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。

舟忽自動，其行甚速，風水俱駛，一瞬千里，若有物引之者，令言莫測。須臾，至一處，寒氣襲人，清光奪目。如玉田湛湛，琪花瑤草生其中；如銀海洋洋，異獸神魚隱其內。鳥鵲群鳴，白榆亂顛。令言度非人間，披衣而起，見珠官岌然，貝闕高聳。有一仙娥自內而出，披冰綃之衣，曳霜紈之帔，帶翠鳳步搖之冠，躡瓊紋九章之履。侍女二人，一執金柄障扇，一捧玉環如意。星眸月貌，光彩照人。行至岸側，顧謂令言曰：「處士來何遲？」令言拱而言曰：「僕晦跡江湖，忘形魚鳥，素乏誠約，又昧平生，何以有來遲之問？」仙娥笑曰：「卿安得而識我乎？所以奉邀至此者，蓋以卿夙負高名，久存碩德，將有誠悃藉卿傳之於世耳。」乃請令言登岸。

入門行數十步，見一大殿，榜曰「天章之殿」；後有一閣，題曰「靈光之閣」。閣內設雲母屏，鋪玉華簾，四面皆水晶簾，以珊瑚鈎掛之，通明如白晝。梁間懸香球二枚，蘭麝之氣芬芳滿室。請令言對席坐而語之，曰：「卿識此地乎？即世人所謂天河，妾乃織女之神也。此去人間，已八萬餘里矣。」令言離席而言曰：「下土愚民，甘與草木同腐。今夕何幸，身游天府，足踐神宮，獲福無量，受恩過望。然未知尊神欲托以何事，授以何言，願得一聞，以釋疑一。」仙娥乃低首斂躬，端肅而致詞，曰：「妾乃天帝之孫，靈星之女。夙稟貞性，離群索居。豈意下土無知，愚氓好誕，妄傳七夕之期，指作牽牛之配，致令清潔之操，受此污辱之名。開其源者，齊諧多詐之書；鼓其波者，楚俗不經之語。附會其說而唱之者，柳宗元乞巧之文；鋪張其事而和之者，張文潛七夕之詠。強詞巧辯，無以自明；鄙句邪言，何所不至。往往形諸簡牘，播於篇什。有曰：『北斗佳人雙淚流，眼穿腸斷為牽牛。』又曰：『莫言天上稀相見，猶勝人間去不回？』又曰：『未審牽牛意若何，須邀織女弄金梭。』『時人不用穿針待，那得心情送巧來。』如此類者，不一而足。褻侮神靈，罔知忌諱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」令言問曰：「鵲橋之會，牛渚之游，今聽神言，審亦誤矣！然如娥月殿之奔，神女高唐之夢，后土靈仇之事，湘靈冥會之詩，果有之乎？抑未然乎？」仙娥憮然曰：「娥者，月宮仙女。後上者，地祇貴神。大禹開峽之功，巫山實佐之。而湘靈者，堯之女，舜之妃也。是皆賢聖之倫，貞烈之輩，烏有如世俗所謂哉；非若上元之降封涉，麻姑之過方平，蘭香之嫁張碩，彩鸞之遇文蕭，情慾易生，事跡難掩者也。世人詠月有曰：『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』題峽之詩曰：『一自高唐賦成後，楚鄉雲雨盡堪疑。』夫日月兩曜，混沌之際，開闢之初，既以具矣。豈有羿妻之說，竊藥之事，而妄以孤眠獨宿侮之乎？雲者山川靈氣，兩者天地沛澤，奈何因宋玉高唐賦之謬，後之人輒指為房飾之樂，譬之席之歡？慢神瀆天，莫此為甚！湘君夫人，賢聖之裔；李群玉者，果何人斯？敢以淫奔之詞，混於黃靈之廟！曰：『不知精爽落何處，疑是行雲秋色中。』自述奇遇，引歸其身，誕妄矯誣，名檢掃地。后土之傳，唐人不敢指斥則天之惡，故借名以諷之耳。世俗不識，便謂誠然，至有『韋郎年少耽閒事，案上休看太白經』之句，夫欲界諸天，皆有配偶，其無偶者，則無欲者也。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，何至造述鄙猥，誣謗高明，既以欺其心，又以惑於世，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！幸卿至世，為一白之。無令雲霄之上，星漢之間，久受黃口之讒、青蠅之玷也。」令言又問曰：「世俗之多誣、仙真之被誣，今聽神言，詳其偽矣。然如張蹇之乘槎，君平之辨石，將信然欽。抑妄說歟？」仙娥曰：「此事則誠然矣，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，嚴君平乃王府仙曹，暫謫人間，靈性俱在，故能週遊八極，辨識眾物，豈常人可及乎？卿非三生有緣，今夕亦烏得而至此？」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，曰：「卿可歸矣。所托之事，幸勿相忘。」

令言拜別，登舟。但覺風露高寒，濤瀾洶湧，一飯之頃，卻回舊所。則淡霧初生，天星漸落，雞三鳴而更五點矣。取錦視之，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。姑藏之篋笥，以待博物者辨之。後遇西域賈胡，試出而示焉，撫玩移時，改容而言曰：「此天上至寶，非人間物也。」令言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吾見其文順而不亂，色純而不雜。日映之瑞氣蔥蔥而起，以塵覆之，則自飛揚而去。以為帳幄，則蚊蚋不敢入；以為衣服，則雨雪不能濡。隆冬禦之，不必挾纊而附火；盛夏披之，不必納涼而授風矣。其蠶蓋扶桑之葉所飼，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，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？君何德得此？」令言秘之，不肯與語，遂輕舟短棹，一去不返。後二十年，有人遇之於玉笥峰下，顏貌加澤，雙瞳湛然，黃冠，布裘，不中不帶，揖而問之，則御風而去，其疾如飛，追之不能及矣。

西明夫人

道士積家於渭橋，以居處繁雜，頗妨肆業，乃詣昭應縣，長借石甕寺文殊院。居旬餘，有紅裳既夕而至。容色姝麗，姿華動人，積常悅者，皆所不及。徐步於簾外，歌曰：

涼風暮起驪山空，長生殿鎖霜葉紅。

朝來試入華清宮，分明憶得開元中。

積曰：「歌者誰耶，何清苦之若是？」紅裳又歌曰：

金殿不勝秋，月斜石樓冷。

誰是相顧人，褰帷弔孤影。

積拜迎於門，既即席。問積之姓氏，積具告。積祖父母、叔兄弟、中外親族曾游石甕寺者，元不熟識。積異之，曰：「非鬼物乎？」對曰：「吾聞，魂氣升於天，形魄歸於地，是無質矣，何鬼之有？」曰：「又非狐狸乎？」對曰：「狐狸者，佞人也。一中其媚，禍必能及。其世業功德，實利生民；某雖不淑，焉能苟媚而欲奉禍乎？」積曰：「可聞姓氏否？」對曰：「某媿人氏之苗裔也。始祖有功烈於人，乃統丙丁鎮南方，復以德王。神農陶唐氏，後又王於西漢。因食彩於宋，遠祖無忌，以威猛暴耗，人不可親，遂為白澤氏所執，今樵童牧豎得以知名。漢明帝時，佛法東流。摩訶法，蘭二羅漢，奏請某十四代祖，令顯揚釋教，遂其為長壽寺。魏世

季年滅佛法、誅道士，而長明公幽死。魏文嗣位，佛法重興，復以長明世子襲之。至開元初，玄宗治驪山，起造華清宮，作朝元閣，立長生殿，以餘財因修此寺。群像既立，遂設東幢。帝與妃子，自湯殿宴罷，微行佛廟，禮伽境。妃於謂帝曰：『當于飛之秋，不當令東幢巋然無偶。』帝即命立西幢，遂封某為西明夫人。因賜琥珀膏，潤於肌膚；設珊瑚帳，固予形貌。於是巽生及蛾，不復強暴矣。」積曰：「歌舞絲竹，四者孰妙？」曰：「非不能也，蓋承先祖之明德，稟炎上之烈性，故奸聲亂色，不置於心。其所能者，大則鑠金為五兵、為鼎彝鐘鏞，小則花食為百品。為炮燔烹炙。動即煨山嶽而燼原野，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。然則撫朱弦、吹玉管、騁纖腰、矜皓齒，皆冶容之末事，是不為也。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，籍甚既久，願一款顏，由斯而來，非敢自獻。然宵清月朗，喜觀良人，桑中之譏，亦不能恥。倘運與時會，少承周旋，必無累於盛德。」積拜而納之。自是晨去而暮還。惟蠶晦不復至。嘗遇風雨，有嬰兒送紅裳詩，其詞云：

煙滅石樓空，悠悠永夜中。
虛心怯秋雨，豔質畏飄風。
向壁殘花碎，侵階墜葉紅，
還如失群鶴，飲恨在雕籠。

每侵晨請歸，積追而止之。答曰：「公違晨夕之養，就巖壑而居。得非求靜，專習文乎？奈何欲使彩過之人，稱君違親而就偶，一被瑕玷，其能洗滌乎？非但損公之盛名，亦當速某之生命耳。」後半年，家童歸告積乳母，母乃潛伏佛榻以觀之，果自隙而出入。西幢澄澄一燈耳，遂撲滅之，此後遂絕紅裳者。

金鳳外傳

陳後金鳳者，閩主王延鈞之後，福清萬安鄉人也。父侯倫，少年美丰姿，唐景福初事觀察使陳岩，以色見劈，居起輒與共，因得出入臥內。其妾陸氏與之私，有娠。未幾，岩卒。婿范暉自稱留後，陸托於范，生一女。其夕，夢飛鳳入懷，因名金鳳，冒姓陳。及王審知入閩，攻殺范氏，金鳳流落民間，岩族人陳匡勝收養之。梁開平三年，審知封閩王。選良家女充後宮。時金鳳年十八，性度窈窕，善歌舞，通音律。審知聞之，召為才人。特蒙寵幸，宮室服御之奉，與魯國夫人黃氏比。嘗築水晶宮於西湖，旁列台榭，周回十餘里，金鳳時扈駕，從子城復道中出遊，然不及蕩。

後唐同光三年，審知卒，子延翰繼之。延翰妻崔氏，陋而淫，性復妒。搜諸宮人之美者，輒幽之別室，繫以大械。刻木為人手，擊其頰，又以鐵錐刺其臂。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，時金鳳已乞身為尼，深自匿，故得免。次年，延翰為周彥琛所殺，而延鈞立。

延鈞，審知次子。初娶漢主女清遠公主，有美色，早逝。繼選金氏、劉氏，皆賢而無寵。後宮數百，無可意者。內侍李仿，極譽金鳳姿色超絕。延鈞御紫宸門，宣見，大悅，封之為淑妃。長興三年，延鈞稱帝。國號閩改元龍啟，進封金鳳為皇后。追封其假父陳岩為威武軍節度使，母陸氏為長樂郡夫人，族人陳匡勝為殿使。

始築長春宮居之。延鈞數於其中，為長夜之宴。每宴輒燃金龍燭數百枝，環左右光明如晝。敕宮女數十人，擎一杯，皆金玉、瑪瑙、琥珀、玻璃之屬，以次遞進，不設几筵。酒酣，張長枕大牀，擁金鳳與諸宮女裸臥，隨意幸之。又遣使，於日南造水晶屏風，周圍四丈二尺，延鈞與金鳳淫狎於內，令宮女隔屏覘之，嬉笑為樂。

三月上巳，延鈞修楔桑溪，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，列坐水次，流觴娛暢。沉香之氣，環佩之響，燎燭之光，達於遠近。途中，絲竹管弦，更番迭奏，清音入雲，觀者塞道。端陽日，造彩舫數十於西湖，每舫載宮女二十餘。衣短衣，鼓揖爭先。延鈞御大龍舟以觀。金鳳作《樂游曲》，使宮女同聲歌之。曲曰：

龍舟搖曳東復東，彩蓮湖上紅更紅。波澹澹，水溶溶，奴隔荷花路不通。

又曰：

西湖南湖鬥彩舟，青蒲紫蓼滿中洲，波渺渺，水悠悠，長奉君王萬歲游。

遊人士女，綺繡夾岸，雜沓如市，夜收宮女入宮，多不知所之者，延鈞亦不問。

有小吏歸守明，弱冠美皙如玉，延鈞嬖之，嘗呼為歸郎。延鈞有風疾，歸郎日侍禁中，晝夜與金鳳通。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，少與歸郎狎，因歸郎以通於金鳳。可殷聰敏有智巧，歸郎令造縷金五彩九龍帳於長春宮，織八龍帳，外以延鈞為一龍。既成，進之。極其華靡。延鈞歡甚，益昵歸郎，日留宿於內不出。國人歌曰：「誰謂九龍帳，惟貯一歸郎。」

初，金鳳因李仿得進，及為後，仿自矜其功，且微聞九龍帳中事，頗橫恣不為忌。金鳳不能堪，令可殷譖之延鈞。仿聞之，怨金鳳負己謀，所以奪之寵，乃盛飾其妹春燕以進。

春燕，婉媚絕代。初入宮，年方十五。顧盼舉止，動移上意，遂大見幸，冊為賢妃，封仿為皇城使，擅愛專席，延鈞從此不復御九龍帳矣。

有言：「真封宅龍，見者延鈞。」就其地，造躍龍宮。又為春燕造東華宮，皆以珊瑚為，玻璃為樞瓦，檀為梁棟，真珠為簾幕，範金為柱礎，窮工極麗，宮中供匠作者萬人。用匱不給，仿舉薛文杰充國計使。

文杰巧佞，善聚斂，多察民間陰事，致富人以罪，而籍沒其資。被榜極者，胸背分受，仍銅斗熨之。建州土豪吳光入朝，文杰利其財物，將求其罪治之。光怒，帥眾叛奔吳，引吳人攻建州。延鈞遣將救之。兵行在道，不肯進，曰：「得文杰乃進。」延鈞不得已，送文杰於軍中，磔殺之。

金鳳諷右省常侍李詢等，上言：「文杰導九重淫靡，竭萬戶膏脂。天怒人怨，禍亂旦夕，皆由李妃與仿為戎首。今文杰就誅，妃、仿不宜在上左右。」延鈞意猶豫。明年元夕，御大殿，召前翰林學士承旨韓，弘文館學士王侗，右補闕崔趙融，吏部郎中夏候淑等，觀燈賜宴，命各賦大樂。

感長春宮失寵，賦詩曰：

淚滴珠難盡，容殘玉易消。

倘隨明月去，莫道夢魂遙。

延鈞為之動，因返駕長春宮。

李仿知人心罪己，不自安，私與春燕畫全身之策。以太子繼鵬與匡勝有隙，乃言春燕之美於繼鵬。繼鵬入宮尚病，遇春燕於前

廡，悅之，就所居焉。匡勝聞而白其事，延鈞大怒，與次子繼韜議殺繼鵬。繼鵬懼，與李仿圖之。適醫工陳究從宮中出，言延鈞病不起。仿遽令壯士先殺李可殷於家，質明，金鳳訴之。延鈞強起視朝，詰可殷死狀。仿聞驚惶，逼繼鵬率皇城衛士入。延鈞聞鼓噪聲，走匿九龍帳中。衛士刺之，不死，宮人不忍其苦，為絕之，繼韜及金鳳、歸郎皆遇害。

於是繼鵬即帝位，改永和二年為通文元年，立春燕為皇后，以李仿判六軍諸衛事。繼鵬元妃，梁國夫人李氏，同平章事敏之女。繼鵬嬖春燕，欲廢夫人。內宣徽使參政事葉翹諫曰：「夫人，先帝之甥。聘之以禮，奈何以新愛棄之？」繼鵬不聽，翹復上書極爭。繼鵬批其紙尾曰：

春色曾看紫陌頭，亂紅飛盡不禁秋。

人情自厭芳華歇，一葉隨風落御溝。

放翹歸老永泰，梁國竟廢。

春燕好巫，繼鵬惑之。有妖人譚紫霄，以左道見幸，事無大小皆決焉。紫霄言紫微星臨後宮，教繼鵬別造紫蔽宮，為春燕遊幸之所，土木之盛，倍於東華。又築三清台三層於城中，括民間黃金數千斤，鑄玉皇大帝、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像，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十斤。紫霄導春燕諸後宮作樂其下，晝夜不輟，謂為繼鵬延年永祚，而褻無忌。國人醜之。後紫霄事敗被戮，仿亦以異志見殺，春燕之寵浸衰。

繼鵬徙居長春宮，夜坐忽忽不樂。俄聞悲泣聲漸近，彷彿見金鳳銜哀至前，而歸郎、李可殷、陳匡勝自宮外領紅衣執戈矛者數百人，繼鵬大驚，趨而避之。有頃，宮中火起，紫薇、東華、躍龍諸處頓成灰燼。繼鵬疑控鶴都將連重遇縱火，將加誅。重遇懼，夜半繞軍圍長春宮。繼鵬挾春燕、率黃門衛士斬關出奔，次梧桐嶺。追兵至，執繼鵬歸，莊縊殺之。春燕度不免，觸牆死，時通文四年七月十三日也。葬蓮花山側，號康陵。先是金鳳與延鈞亦葬是山，號惠陵。開運中，南唐師敗，李仁達於古城，亂軍發諸陵，剔取寶玉。金鳳、春燕容色如生，鮮血流漬，山為之赤。後人名其山為胭脂山云。

[返回 >> 豔異編續集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